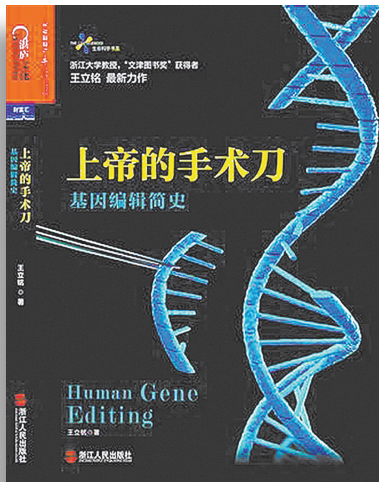


基因编辑 改写人类未来



《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
王立铭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上帝造人只是神话。但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基因编辑赋予了神话成为现实的可能。

想想看，如果用基因手术改造人体细胞，可以阻断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异化，还可以控制人体内部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这样一来，比如白血病、HIV、白化病、亨廷顿舞蹈症、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等一系列难以攻克的先天、后天疾病，都可以得到治愈的机会。事实上，基因手术已经取得了以上疾病的小范围临床成功。

推而广之，既然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健康的身体，那么，我想变得更漂亮呢？双眼皮、高鼻梁，甚至把黑发变成金发。或

者，我想延缓衰老，永葆青春。我还想要聪明一点，智商、语言能力、分析能力、气质等都要有大幅的提升。

但是，规划设计好的新生儿，他们拥有独立的生命和人格吗？或许，他们只是满足家庭期待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千篇一律的所谓“优秀”个体，他们真的能承担社会进化的职责吗？如果有钱有权的家庭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那么，这将意味着人类社会的不公平进一步固化。须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普遍的法则。

浙江大学教授、“天津图书奖”获得者王立铭，把基因编辑比喻成“上帝的手术刀”——写出了《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王立铭很会讲故事，擅长打比方。他还能以剥洋葱的方式，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逻辑清楚地推进发展的脉络。乱花渐欲迷人眼，正在幽微无绪之时，突然间峰回路转，天地开阔，我们体验到了科学家们经历过的那些困惑、激动、惊讶和惊喜。

由“达尔文的麻烦”开始，然后是孟德尔那几颗不起眼的黄豆，曲径通幽，殊途归一，现代遗传学揭开了序幕。懵懂混沌的原初研究时代，科学家首先想搞懂“什么是遗传物质”；20世纪中期，随着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有关双螺旋的发现大致完成，在那之后，科学家们主要解决“怎样做”，如何让基因研究为人类所用？这是科学史上激动人心的篇章。这不仅是人类战胜疾病的过程，也是商业资本的追逐，以及人性的较量的过程。

在与病毒感染的斗争中，人类无疑处于战略劣势地位。我们的基因组很庞大，任何一个基因发生复制错误，都会使人类生命受到威胁。科学家设想：寻找到DNA

长链上需要编辑的位置，拿一把剪刀剪两个断口，把错误的DNA片段拿出来，换上正确的序列，再用针线缝补好就行了。但具体的实施过程，显然不可能简简单单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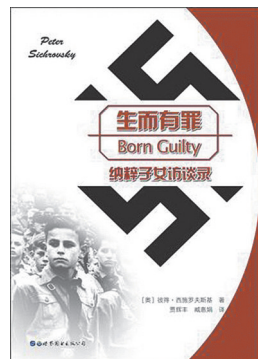
我们的人体从一个受精卵开始，经过数十万亿次的细胞分裂，受精卵细胞中的DNA分子经历数十万次的半保留复制，才造就了你我今天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人体内的DNA分子总长度已经扩展到了上千亿千米。每一点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大错。比如，18岁男孩杰西·基辛格的死亡，不该发生的悲剧引发公众的质疑，无辜的生命付出了代价，科研本身亦一度停滞。

锌手指蛋白组合何以成为基因组GPS？转录因子为何具有准确识别和结合特定DNA序列的能力？科学家怎么想利用病毒把特定基因运到指定位置？如何克服病毒进入人体后的副作用？哪些是合适的天然剪刀、机械手和针线？怎样确保修补的精确性，不会出现丢失或者增加？每一个细节的完成，每一个步骤的推进，就像一场场殚精竭虑、耗尽心血的战役。

回望过去的百余年，尤其是最近的20年，从1996年克隆羊“多利”的诞生，直到2015年中国中山大学的黄军所进行的人体胚胎实验，伦理语境下的批评和争议一直伴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双刃剑的效应让人们忧心忡忡。对于基因编辑这种技术手段的推进，王立铭说：“最终一定会从科学走向伦理学，触及人的定义、人类个体的独立性等终极问题。”通过本书，他清楚地揭示，科学的脚步不能停止，在两难的境地中不断摸索、尽力平衡。无论如何，这注定是一次奇妙的旅程。

（赵青新）

新书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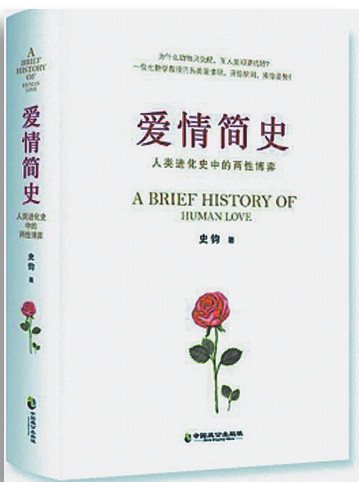
《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
作者：(奥)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译者：贾辉丰、臧惠娟
版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二战后的德国生活着这样一代人，他们自身没有犯过罪，却过着罪人一样的生活；他们被夹在家庭中尚未消失的法西斯主义氛围和外界对于纳粹的反思与批判之间，无处避让。他们就是纳粹的子女。

二战结束后，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深受迫害的犹太民族，却少有人关注战后出生的纳粹后人，他们“彷徨于外部新生的民主现实和家庭旧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间”，“试图要消化历史”。然而这太难了。彼得·西施罗夫斯基是奥地利著名记者、作家，生于二战后的维也纳，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通过十四段访谈，探讨纳粹后人与自我和解的艰难旅程。

本书的作者指出，战后四十年，德国的青年们开始对关于纳粹、谋杀和凶手的指控产生心理上的倦怠，而在从前，青年们却抱怨父辈对纳粹时代缄口不言。究竟什么样的反思才是恰当的？这是仍需我们思考的问题。

爱情不过是男女的一场博弈？



《爱情简史》
史钧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爱情是什么》的电影颇为流行。剧中，一姑娘质问一小伙子“爱情是什么”，小伙子左挠右挠了半天，然后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爱情就是同床睡觉”。此言一出，自然是哈哈大笑。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电影里的这句台词“粗俗”得不堪入耳，与主流话语宣扬的爱情观更是南辕北辙。围绕“爱情是什么”的千古命题，无论是古希腊的大哲还是历代文豪均莫衷一是。爱情是人类永不过时却也永不凋谢的话题，身为生物学者的史钧，显然没有拘泥于爱情那美妙的浪漫，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世界，所有的爱情故事都只不过是男人和女人博弈的前奏，全部社会现象都是男人和女人博弈的结果”。史钧进一步指出，“相伴

一生都只是婚姻的副作用，交配生子才是婚姻的核心任务”。言外之意，爱情的本质就是交配权博弈，只不过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使得原始的生殖问题变得更加婉转隐晦，甚至成为展示情商的游戏。

当然，史钧笔下的爱情不能等同于原始交配，否则人类便只剩下生殖，而不会派生出生活这一极富情感想象的深刻内涵，更别奢谈什么高大上的人生了。而爱情之所以充满太多变数，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审美情趣差异所致。

事实上，爱情只是本书的一个引子。顺着这条吸引眼球的线索，史钧从恋爱博弈出发，一路探讨了信息、处女、婚姻、夫妻、光棍等13个关乎男女双方的博弈话题。在史钧笔下，男女之间无处不充满博弈，有的博弈是外在直接的，比如过去就有决斗，有的则是隐性的，如同一杯甘甜的美酒，需要细加品尝才能感知其中美味。

既然男女博弈的宿命无以改变，那么作为一个物种的不断繁衍，博弈之间就必须架起足以凝聚双方的桥梁，所以“合作是男女博弈的前提，只有合作才有继续博弈的可能”。而实现合作，意味男女双方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对方利益，这才是男女博弈的精髓”。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大自然界的其他动物，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类具有同理心，懂得放下私利寻找合作的重要性。在《未来简史》一书中，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曾指出，正是因为懂得合作的重要性，原本在身体方面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的人类，最终得以超越诸多大型猛兽，成为地球上的唯一主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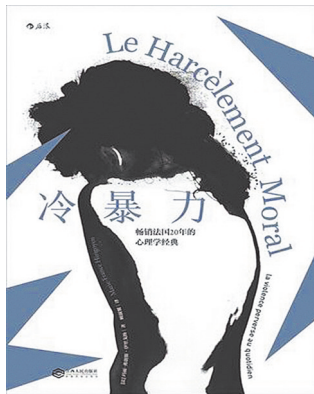
合作重要，志同道合也重要，但事实上很难找到两个审美情趣绝对相同的人。所谓两厢情愿、情投意合，最终能够白头偕老的，很少彼此真就百分百的满意，只不过双方深谙妥协的艺术——“婚

姻是一个妥协系统，大家走到一起为的是组建家庭，而不是构筑小型拳击场”。也就是说，那些为人称道的美满婚姻并非就没有博弈，只不过双方更善于妥协。妥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否则，就可能沦为一边倒的力量失衡，婚前可能表现为生殖暴力，婚后则可能成为关系破裂的伏笔。

一夫一妻制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高度关注的重要话题，史钧自然不会漏掉这一关键。“从理论上推测，一夫多妻制只能使人类保存更强的基因，而一夫一妻制却可使人类保存丰富的基因多样性，比如艺术气质、数学才能，以及善良、诚实等性状，都可以得到遗传，从而也保证了人类行为、思想的多样性。”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显然不止于此，史钧认为其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最大限度遏制野蛮的杀戮行为。

人类从爬行到直立，从原始到文明，历经数万年，可以说，今天所形成的一切，均经历过千淘万洗，所有存在的现象均存在合理性。尤瓦尔在《未来简史》中曾类比：相较于马、牛等动物一出生便能站立并自主进食，人类更像是早产儿。史钧将此现象解读为女性的一种生殖策略：她们以“最快的速度产下孩子，努力降低对后代的单方面投资，迫使男人加大后续投资，否则孩子就难以存活，以此绑架男人共同抚养”。

不难看出，博弈虽然是男女生活的“主旋律”，但只有合作才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基础。正因如此，史钧不忘忠告：“所有的男女都应该首先展示善意，然后表现宽容。”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中指出，人类发展至今之所以暴力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就在于趋利避害的理性迫使更多人自觉选择善良。选择善良，就是选择自觉回避暴力，就是通过选择合作而实现共赢。从这层意义上讲，爱情，本质上就是一种善。（禾刀）



《冷暴力》
作者：(法)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
译者：颜淑馨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冷暴力》是法国临床精神学者玛丽-弗朗斯·伊里戈扬建立在大量心理治疗案例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所谓“冷暴力”，即“精神虐待”，指无需通过现实中的肢体暴力，而是靠日复一日对某一特定对象贬低、羞辱、嘲讽、排挤，而造成心理创伤。这本书从夫妻、家庭和职场中常见的精神虐待的现象入手，剖析了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以及双方建立施虐和受虐关系的过程，揭示了精神虐待行为的后果，并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方式、行动指导和心理对抗手段。在伊里戈扬看来，精神虐待的实质是权力的展现，无论是亲子关系、配偶关系，还是职场和学校，只要有权力上的差别存在，就可能产生冷暴力。

“在打击别人的有利形象上，人类的想象力是没有止境的。”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学会辨别精神虐待的存在，认清施虐者的行为模式，从而积极调节受虐者的心态，更好地面对自我与世界。《冷暴力》一书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向导。（宗和）